



熊熊炉火

上海人民出版社

熊 火 熊 炉

(上海冶金工人斗争史片断)

上海人民出版社

炉 火 熊 熊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厂史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1 字数 133,000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统一书号: 3171·186 定价: 0.36 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

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前 言

上海冶金工业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九〇年开办的第一个附属钢厂——“江南制造总局”的炼钢厂算起，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如果从一九一四年开办的第一个独立炼钢厂——“和兴化铁厂”（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前身）算起，也已整整六十年了。

这是惊天动地的半个多世纪。上海冶金工业在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前的旧上海，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冶金工业气息奄奄，一片凄凉。全市钢产量最高的一九四八年，只不过六千九百吨。市场上出售的“洋钉”、“洋元”、“洋铁皮”等等，都是从远隔重洋的外国进口的。

解放二十五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上海冶金工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使冶金工业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解放初期，冶金工人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把蒋家王朝逃跑时丢下的瘫痪了的钢铁烂摊子，全部修复开工。大跃进时期，冶金工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视察上海冶金企业的巨大鼓舞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以冲天的革命干劲，突飞猛进地发展着钢铁生产。特别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冶金工人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狠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辉煌成就。一九七三年，全市钢的产量，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八百九十八倍。现在，上海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之一。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上海冶金工业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团结战斗，群策群力，创造了无铬轴承钢、烟囱垂直移位、大面积屋面顶升等许多为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所无法想象的奇迹，采用了吹氧炼钢、连续铸锭、连铸连轧以及铁矿喷浆支护等许多新技术。钢种达到一千二百多种，轴承钢、不锈钢、精密合金、高温合金等等都能自己冶炼，钢材品种规格达到一万九千五百多种，钢丝、钢板、矽钢片、异型钢管等等都能自己轧制。目前，上海冶金工人正在深入批林批孔，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编写的这本书，试图记载上海冶金工业战线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没有能较好地把它反映出来。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同志批评指正。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厂史编写组

目 录

风雨飘摇的旧上海钢铁工业·····	1
不屈的“亚钢”工人·····	11
冲破黑暗迎曙光·····	20
第一个回合·····	31
打退资产阶级的糖弹进攻·····	43
四十七天的战斗·····	58
土铁炼出优质钢·····	69
改天换地的七天·····	79
自力更生道路越走越宽广·····	90
炉火熊熊·····	110
钢铁工人志气高·····	120
粉碎资本家的复辟阴谋·····	133
大烟囱搬家创奇迹·····	142
大打矿山之仗·····	155
抢出梅山铁·····	167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183

风雨飘摇的旧上海钢铁工业

——上钢三厂前身和兴化铁厂的兴衰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二千多年，在封建统治者的“闭关自守”的政策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到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中国没有来得及发展到这一步，外国资本主义就侵入了中国，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使中国的社会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了这一罪恶目的，它们大量地向中国输入商品。就拿钢铁输入来看，一八六七年是七千吨，一八八八年达八万三千吨，到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激增到二十四万四千多吨。上海地处长江下游，海运方便，它就成了首先被帝国主义商品冲击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怎么能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呢？！封建的清朝政府为学“洋务”，在上海曾创办了一座“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一书中记载：“一八九〇年，因造枪炮的需要，

制造局内增设了炼钢厂，一八九一年开始出钢。”当时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附属的炼钢厂，出钢最早，但在十几年中，平均每年只生产五百七十多吨钢。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战云密布，各帝国主义强盗，枪来刀去，为重新瓜分世界，忙于互相厮杀而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被帝国主义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民族工业，这时才有了一个喘气的机会。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前身——和兴化铁厂就是在这隙缝里产生的。

一九一四年，上海一个经营过水电业的资本家陆伯鸿感到炼铁业有利可图，便联合大商人乐振葆等人，筹办和兴化铁厂，他们集资五十万两白银，在浦东周家渡地区，觅了一块地皮作为建厂的厂址，从国外购来一座十五吨的化铁炉。经过几年的筹建，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从那只孤零零的烟囱里冒出了一缕灰黑色的烟，和兴化铁厂就算正式开工了。

和兴化铁厂建厂时，占地二十余亩，雇佣工人九十余名。工人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那时，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身受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经济掠夺，不得不背乡离井，行乞逃荒，出卖劳动力，以求生存下去。这就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和兴化铁厂刚开工不久，就有一家机械厂提出订货一百吨生铁的要求，这就给新建的和兴化铁厂带来希望。由于帝国主义钢铁输入减少和其他工业的兴起，国内需求钢铁日益增大，于是钢铁市场的价格不断上涨，大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涨了十倍左右。化铁炉熊熊的烈火烤干了工人的汗水，沉重的体力劳动耗尽了工人的精力，哗哗的银子却象水一样

流进了资本家的腰包。和兴化铁厂从开工到年底结算，净盈余八万两白银。这些白银完全是工人的血和汗汇集成的，正如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贪婪的资本家为了牟取更多的利润，于一九一一年，又添置了一座三十五吨的化铁炉，想用工人更多的血汗换取更高的白银堆。

和兴化铁厂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一只化铁炉发展到二只化铁炉；由占地二十余亩扩大到六十余亩；还造了一间翻砂工场，能生产八到十人抬的铁管子。这就表明：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敌人，只要它一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是能够发展的，中国的钢铁工业也是能够发展的。但是，社会的财富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和兴化铁厂这段时间之所以能这样发展，完全是工人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用血汗浇灌了上海年轻的钢铁工业。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上海早期的冶金工人队伍也有了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无时不想吞下中国这块“肥肉”，当它们结束了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又卷土重来，继续走着侵略的老路。它们为了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一面在中国开矿设厂，加紧资源掠夺，一面又大量倾销商品，从各个方面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就在和兴化铁厂增添三十五吨化铁炉的时候，外国商品又象洪水般地涌了进来，钢铁产品也大批倾入。一九一九年进口的钢铁产品比一九一七年增加了二点五倍，达三十二万五千多吨。到一九二〇年更大量输入，生铁价格猛跌，每吨由二百三十两白银下跌到五十两白银左右。到了一九二一年六月，和兴化铁厂在外国货的冲击下，终于被迫停办了。三年中，和兴化铁厂总共生

产了生铁二千八百三十五吨。这个数字还不到现在上钢三厂二转炉车间化铁炉一天的产量呢！

厂一停办，资本家那管工人的死活，布告一贴，工人就被赶出了工厂的大门，而工人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却都装进了资本家的腰包。

和兴化铁厂的门是关了，但资本家想发财的心没有死。他们面对滚滚而来的进口钢铁，想到那哗哗直流来的白银，十分眼红。但是，他们深知，单凭自己的“实力”和单一的产品与“洋货”竞争是不行的，为了赚钱，便打算采取更残酷的剥削手段，依靠外资，扩大产品品种，降低成本，来和“洋货”竞争。和兴化铁厂的资本家陆伯鸿，当过洋人的翻译，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与德国帝国主义有来往。通过这一关系，幻想依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赞助，求得庇护和发展。列宁说过，“帝国主义就是资本输出”，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当时，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中国的地盘有一部分被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夺了去。为了扩张势力，正谋求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势力相勾结。一九二二年，和兴化铁厂的资本家，通过上海“西门子洋行”，同德国陶蒙城矿务钢铁厂订了一份购买炼钢、轧钢设备的合同。买了二座十吨碱性平炉，一部三百八十毫米的轧钢机。这些炼钢、轧钢设备，资本家并没有拿现金去买，而是折价二十万两规元，以厂资五分之一的股权抵给德商的。德国资本渗入和兴化铁厂后，取得了很大的权益，还派了两个所谓德国“工程师”驻在厂里。

有了炼钢和轧钢设备，缺乏有技术的工人，铁不能成钢，钢也不能成材。当时，上海由于缺乏熟练的炼钢轧钢工人，资



在帝国主义的商品大量倾销下,上海钢铁工厂奄奄一息

本家只好到湖北汉阳，招募了一批失业的技术工人，同时招收了一些破产的苏北农民作小工。经过三年的“修饰”，一九二五年十月，“和兴”钢铁厂的招牌在萧瑟的秋风中又挂了出来。

当时，和兴钢铁厂炼钢，采用的是“冷装法”，每炉加八吨废钢，三吨生铁。这种方法既落后又繁重。工人在炙热的高温下，用人力一块一块将这些废钢生铁加进炉子，每炉的冶炼时间要十一个小时左右。两座平炉轮流使用。修一次炉子要花两三个月。原料时有时无，断断续续。估计年产量一万吨的炼钢设备，开工一年，只生产了二千多吨。但是，就这么一点点钢材，在“繁华”的上海，却发生了卖不掉的困难。

卖国的反动政府，把帝国主义看得比亲老子还亲，连中国大门——海关的钥匙也双手捧给帝国主义。于是，帝国主义利用种种特权，肆无忌惮地压低进口关税，大量的倾销钢铁产品，从商品竞争上压倒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当时，进口钢材的价格，比和兴钢铁厂产品的成本还低。进口钢材的价格每吨八十两左右白银，而和兴钢铁厂生产的同类产品的成本，每吨却要九十两左右白银。在外货冲击，面临重蹈和兴钢铁厂覆辙的威胁下，和兴钢铁厂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部提出，要求增加钢铁进口税率，要求和兴钢铁厂生产的产品，免征出口税和内地转销税。结果，北洋政府财政部，只批准和兴钢铁厂免税一年，至于要求提高外货进口税率一项，则毫无下文。处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怎肯为一个小小的和兴钢铁厂而去“冒犯”它的主子呢？外货充溢，单免税一年，犹如杯水车薪，何济于事。一九二六年进口钢铁高达四十三万多吨，相当于国内钢产量的十四倍。在这样的冲击下，和兴钢铁厂

的股东预期营业三十年的黄粱美梦破产了。一九二七年初，实际开工不到二年的和兴钢铁厂，便因资金无法周转，负债累累，营业困难，不得不又宣布停业。

和兴钢铁厂在这次停办后，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厂里长满了野草，风吹雨淋，设备上的铁锈一层一层地剥落，厂里是一片荒凉景象。这中间一共停了七年。随着中国的铁矿一船一船地运往外洋，钢铁价格似黄浦江的潮水一样，几番起落；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心也七上八下，总想东山再起，增资复业。多次订立合同，出租于人；又多次改组股东，但也仅仅是只听雷响，不见雨点，和兴钢铁厂始终没能恢复生产。到了一九三四年，才出租于人，改名为“和兴发记钢铁厂”，开工生产后，依然困难重重。第二年，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钱新之入股，再改名为“新和兴钢铁厂”。这样似乎实力雄厚了，但“新和兴”的命运并不比“老和兴”好，在帝国主义的排挤、打击下，仍然是摇摇欲坠。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下，疯狂到了极点。“八一三”事变后不久，上海沦陷，和兴钢铁厂又遭到日寇铁蹄的蹂躏。

和兴钢铁厂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从昙花一现的化铁厂，到刺刀下夭亡的“新和兴”；从卖国的北洋军阀，到独裁的蒋家王朝，开开停停，百孔千疮，破烂不堪，景象一次不如一次。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

和兴钢铁厂在帝国主义的排挤、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不只是和兴钢铁厂一家的遭遇，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上海钢铁工业的命运。它告诉我们：只要中国没有获

得政治上的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就不可能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和兴钢铁厂的工人在这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帝国主义分子、资本家、封建把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工人当牛做马，任意欺压。和兴钢铁厂的工人除了平炉上操作的有一条围腰，在轧钢机上操作的有一副手套外，其他防护用品就什么也没有了。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炎热的夏天，工人在高温下进行繁重的手工操作，挥汗如雨，渴了，要想喝一杯冷开水都没有。

有一天，一位老工人，跨着重重的步子，扛着生铁块朝炉子走去，在饥饿和长时间的劳累下，越来越感到乏力，突然他的脚踏进了一个凹坑，摔跌在地上。这时，正好德国工程师奥斯顿·温康走过来，看到那个老工人绊了一跤，绿眼珠子一转，就急步向那个老工人跑去，嘴里叽哩咕噜讲着洋话，走向前去就拳打脚踢。他指着炼钢炉说老工人耽误了炼钢，当场要把老工人赶出厂。在场的工人胡桂根，眼看自己的同胞遭到洋人的迫害，无比愤怒，就和其他工人围将上去和他进行斗争。奥斯顿·温康看到四周全站着愤怒的工人，有的紧握拳头，有的手里拿着铁棒，吓得他张口结舌，头上冒汗，手脚发抖，不得不夹着尾巴，溜之大吉。后来资本家听说工人胡桂根冲犯了他的洋主子，就怀恨在心，寻机报复。他要流氓手段，招来姓杨的门警头子，作了一番布置。后来姓杨的狗腿子要无赖，打了胡桂根的兄弟，却扬言是胡桂根串连工人打了他。

这下子资本家就大做文章，乘机向伪法院提出所谓“起诉”，控告胡桂根聚众闹事，破坏厂规。旧社会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伪法院判了胡桂根徒刑一个月。出狱后，资本家便借此把他解雇了。

那时资本家只管剥削工人多赚钱，那有心思管工人的生命安全，因此工伤事故时常发生。例如，轧钢机因没有防护设备，通红的钢条经常从轧机上飞将出来，象一条火蛇似的乱窜。一次，红钢条飞出，工人王清之躲避不及，被红钢条压住，当大家合力抬起红钢条，王清之已被烫了一条棍子粗般的伤痕。大领班张歪嘴，听说出事故，连忙赶来，歪嘴一斜一斜地嚷叫：“轧机怎么样，轧机怎么样？”他从老王身边走过，连看也不看，就一头钻到轧机旁检查去了。工人们眼看自己的阶级兄弟身受痛苦而资本家死活不管，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搀扶着王清之找厂方评理。资本家的心肠比毒蛇还要毒，不但不答应医治，反而轻飘飘地说：“这轧机很好，是外国货。王清之受伤是生死有命，啥人碰到触霉头。”工人们一听可气坏了，个个握紧拳头，一齐涌进写字间。资本家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忍痛答应给王清之治伤。

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虽然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不准工人集会、罢工的，但是和兴钢铁厂的工人，还是想出各种巧妙的方法和资本家斗，和洋人斗。

炼钢部翻砂工场的工人，做好了模子，要洋工程师来检验，洋工程师一走，他们就把检验过的模子弄几个缺口，或者塞进一些垃圾，这样浇出来的铸钢件就只只报废。

轧钢部的工人还想出一个“磨洋工”的办法，他们预先商量好，派一个工人在外瞭望，看到洋人或大领班来了，大家就